

李 碎 玉 在 北 京

謝 壽 康

布魯塞爾皇家劇院

兒時，每當有人問我：長大以後，將從事何種行業時，我總是不假思索的回答：我要作戲曲家。

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我到法國去留學，入校之初，起先還很想研究戲劇，將來當個戲劇作家。後來進了巴黎政治學校入經濟科，由於巴黎大學一向是自由聽課的，有好些學術界的大師上起課來，容納一兩千人的大講堂往往座無虛席，全場爆滿。我年青的時候求知心切，尤其嚮往文學戲劇兩科，只要抽得出空，巴黎大學文學、戲劇的課程我決不放棄。往後轉到北京大學，亦復如此。

在民國十四五年間，我開始有了強烈的創作欲，利用課餘之暇，用法文寫我生平第一個劇本。創作欲的由來，除了我對戲劇熱烈的愛好，還有我迫切希望歐西人士對於古老的中國增進瞭解，我覺得他們應該曉得五千年文明古國，如今也在新思潮的激宕之下迅速蛻變，我要表現中國人在蛻變期中新舊思想衝突之一般。由於這三個要

求，我所創作的劇本就應該戲劇性濃，意識明確，儘可能的表現中國的特徵。

因此，我寫下了五幕愛情悲劇——李碎玉，劇情全部出於我的想像。

民國十五年，「李碎玉」全劇定稿，我先送給比利時的名哲學家保羅·紀里先生，請他指教。我曾向紀里先生特別聲明，這是我的戲劇處女作，連我自己都沒有什麼把握，請他看過以後，務必毫無保留的將劇中缺點告訴我，看看能否根據原作加以修改。

可是，當我在約定日期，懷着緊張的心情，前往紀里先生家裏面聆教益時，紀里先生一看到我便笑容滿面，熱情洋溢的說：

「啊，謝君，你寫的這個劇本太好了。我希望能夠早日見到她的演出，因此，我來不及徵求你的同意，已經把她送給我的朋友范齊伯先生，請他向布魯塞爾王家戲院推介，希望有演出的機會。」

這真是令我喜出望外的好消息，祇不過在興奮欣幸之餘，又使我的心情陷於忐忑不寧。范齊

伯先生是比利時一位聲譽卓著的作家，身為比國王家文學院的祕書長。而比京王家戲院更是蜚聲全歐，為世界各國戲劇家、音樂家、名演員、名聲樂家所一致景慕嚮望的藝術殿堂，誰要是能在那規模闊偉、水準最高的國家劇場演出，莫不引為一生最大的光榮。我祇不過是一名初習寫作，寫下了一項嘗試之作，我的「李碎玉」難道也能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王家戲院作盛大公演？就當年的我來說，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之事。

所幸，焦灼期待的時間並不為久。因為，范齊伯先生對我的「李碎玉」一劇，也很欣賞，他讀過一遍，認為「李碎玉」值得在比京王家戲院演出。他立刻便向該院推荐，經過該院的審閱和討論，又通過最困難的一關，王家戲院通知我說：他們決定上演李碎玉，並且已經排定了公演日期，列為該院十一月份的劇目。

我正慶幸不置，欣喜鼓舞，和比京王家戲院聯絡洽商「李碎玉」的演出事宜。李碎玉的法文劇本，也在比京晚報開始連載，引起了廣泛的注

意。然而，或許是應了「好事多磨」那句俗話吧。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，以段祺瑞為臨時執政的北方政府，掀起了中比交涉。北政府宣佈中比條約失效，比利時向海牙法庭提出聲訴。雖然，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時，比利時即已自動撤回，中比交涉不了了之。但在當時，中比關係正值低潮，雙方都有點不大愉快。在那種氣氛之下，比利時王家劇院演出了一部中國作家的劇作，

讓比利時的名演員們，身穿中國服飾，扮演中國故事。在王家劇院主持人想來，也許是不合時宜的。因此，已在進行的籌備工作又宣告停頓，「李碎玉」一劇公演，無限期的展延下去。

正在興高采烈，忙得緊張的我，被兜頭潑了一盆冷水，表面上不好說什麼，內心裏當然有點氣餒。我祇好暫時擱下我的「李碎玉」，仍舊埋頭用功，讀我的書去。可是，到了民國十六年二

月，中比交涉消弭於無形，比京王家劇院很快的就給我來了通知，「李碎玉」一劇，仍將按照預定計劃，將在三月中旬公演。他們希望我能以劇作者的立場，多給他們一些必要的指點。由於意外事件而被埋沒了將近一年的「李碎玉」，終將重見天日了。我非常之高興，立刻和比京王家劇院聯繫，盡我一切的力量，使「李碎玉」能够順利的推出。

一般情況，任何劇院和劇團，想要採用某一位作家的劇本，只需徵求劇作家的同意，支付他所應得的上演稅。劇本交到了導演的手裏，一應演出事宜，都由演出人和導演負責，簡直就沒有劇作家的事了。有時候，演出者與劇作家之間的那一兩次接洽，還由劇作家的經理代勞，無須劇作家跑一趟路，開一次口，一切都按照通常規定辦理，劇作家只要坐在家裏看看劇評，等着售票收入百分之幾的上演稅到手，在收據上簽個字就算了事。

唯有我這位初出茅廬，而且是業餘身份的旅歐中國劇作家，情形大不相同。首先，我沒有經理人，和比京王家劇院的各種交涉，唯有我自己出面辦理。其次，無可否認我是外行，不懂行情，不曉得我和演出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。每有交涉事宜，我都還得去請教我的老師和朋友。除此兩者以外，尤有更重要的一層，那便是我還得擔任演出顧問一職。

「李碎玉」一劇，在比京王家劇院演出。由該院院長高涅克（Counac）親自擔任演出人，僅此一點，也可以看出比利時人對於此劇演出的



本文作者，我國首任駐教廷大使謝壽康暨夫人合影。

「李碎玉」法文劇本，由民初大詩人陳散原（三立）題端。

COLLECTION DE LA "POLITIQUE DE PEKIN"

CHEOU-KANG SIE

LE JADE BRISE

Pièce en cinq actes et six tableaux

李碎玉

陳三立題

PREIN

Imprimerie de la Politique de Pékin

1936

鄭重態度。事實上，北京王家劇院在距今四十五年前以前所公演的「李碎玉」，也是中國現代戲劇第一次在海外演出。劇本雖渺不足道，但是却在歐洲第一流的劇場，第一流的劇團，第一流的導演，第一流的演員合作之下，呈獻於萬千觀眾之前。由此亦可想見，歐洲人士對於我國文化是多麼的重視。

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三月十七日（星期四），「李碎玉」五幕悲劇經過十四次排演以後，在北京王家劇院舉行首演禮。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國內外人士，對於到皇家劇院觀劇，一向是看得十分隆重的。男女觀眾，全部穿着晚禮服

，皇家劇院門外車水馬龍，冠蓋雲集，頗有一番盛況。劇場裏全部客滿，衣香鬢影，富麗堂皇。揭幕之前先由比利時名作家、王家文學院祕書長范齊伯先生致開幕詞，略謂：

「吾人從『李碎玉』一劇，可以窺知現代中國新舊思想衝突之一斑。『李碎玉』一劇尤可使歐洲人士對於現代中國的情形洞悉無遺，一如謝壽康先生對於我們歐洲現況的充份瞭解。由而可知在我們這個世界上，往昔之事已有莫大的變遷。」

范齊伯先生簡短有力的開幕辭，在全場熱烈掌聲中結束。「李碎玉」五幕悲劇正式揭幕，這

是我為表現中國新舊思潮衝突的一個愛情故事。

李碎玉幼失怙恃，他從小在外婆家裏長大。他有兩個舅舅，二舅有一個女兒名叫菊花，她是李碎玉的表妹。按照中國古老的傳統，表兄妹往往互為婚姻的對象，李碎玉也不例外。他的二舅早就有意把菊花許配給他，這一點，彼此心裏都很明白，只是不曾正式訂婚而已。在中國，這叫做親上加親。

表兄妹二人，自小是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的玩伴，整天玩在一起分不開。但是，等到兩小漸漸的懂了人事，又曉得他們將來會得成為夫婦，反倒多方抑制自己，使之與對方儘量疏遠。這又是舊時代中國小男孩和小女孩例有的矛盾，內心裏極想親近，外表上却在極力的避嫌。從而使他（她）們在婚前所品嚐的愛情滋味，祇有苦澀而從無甜美的感覺。更糟的是，這種現象的存在，導致了無法勝數的愛情悲劇。

李碎玉在國內完成了學業，奉舅舅之命到法國去留學，留下菊花，為長年的離別吞聲飲泣，懷着無限的憧憬和希望，苦苦守候未婚夫婿早日學成歸來。然而，和李碎玉一道啓程赴法的還有一位歐陽小姐，跟她的一個弟弟。在漫長的旅途中相互照顧。

從此，李碎玉陷於更益一境的矛盾痛苦裏，他愛慕歐陽小姐，深信他們將是幸福快樂，美滿理想的一對佳偶。然而，心扉之上菊花的情影却總也揮洒不開。假如他和歐陽小姐結合了，他可以想像得到菊花將會何等的傷心和絕望，他該怕

她承受不住這麼慘重的打擊，他將使她所有的一切全盤破滅。

矛盾痛苦的心情，使李碎玉的憂愁加深，內心不時升起負疚的感覺，因而也使他和歐陽小姐的愛情顯得褪色。他們響不起歡暢的笑聲，也無法享有愛情的甜蜜與喜悅。橫亘在他們之間的是——一道深邃得無從填塞的鴻溝，另一株愛的根苗。

褪色的愛一連持續了好多年，三個被封建制度所左右的少年男女，使他們光輝燦爛、應該洋溢歡聲笑語的青春年華顯得黯然失色，陰霾重重。終於，李碎玉和歐陽小姐都要學成歸國了。他們相偕榮歸，其實是一步步的接近宿命的悲劇。

多少個不眠之夜，多少年的焦灼期待，菊花總算等到了這一天，李碎玉從法國學成歸來。按照中國人「成家立業」的慣例，李碎玉回國以後，緊跟着就要忙於辦喜事。菊花自小熬到大的唯一願望轉眼即將實現，幸福美滿的人生康莊大道伸展在她的面前，她只要再邁一步就能踏上。然而，殘酷的事實又把她推下萬丈深淵，她發現李碎玉和歐陽小姐的相戀。

有許多種應付此一驟變的方法供她採擇，菊花却能充份保持理智的，選取了使她自己奉獻得更多更大的一種。她自發自動的服膺「愛是奉獻，不是攫取」的真諦，古老中國舊式家庭裏的女郎，通過內心中新舊思潮的沖激，她決定採取前者，以中國舊式婦女固有的謙遜美德，她認為並未受過正式教育的自己，不配作李碎玉的妻子。李碎玉能够和他法國留學同學，智識見解相當的歐陽小姐結婚，將會使他未來一生獲得更多的成

就，幸福與快樂。所以她甘於退讓。

但是她又割棄不了「女子從一而終」的古訓，在她的心目中，她是永遠屬於李碎玉的。李碎玉可以另娶，她却不能改字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菊花就祇剩下一條路可走：削髮為尼。在青盤紅魚中了此殘生。當然，她還會為李碎玉常年在佛前祈福。

李碎玉和歐陽小姐雙雙歸國的時候，中國正陷於動盪不安，由於大革命前後，古老的中國也陷於史無前例的大蛻變時期。在此蛻變時期產生了一切猙獰可怖的怪物，中國民衆給他們一個新的名詞——軍閥。軍閥大都是行伍出身，他們不學無術，粗魯橫暴，在古老中國戰爭連綿，據地自雄，軍閥將他們所佔據的地盤，視為他們的私人財產。在他們的私人軍隊壓制之下，可以橫征暴斂，予取予求。歐陽小姐美麗大方，又是新近從法國回國的留學生，她被當地的軍閥所垂涎。一定要她做他的第若干位姨太太。歐陽小姐當然不肯答應，蛻變期中的中國正無奇不有，軍閥施出了最原始、最野蠻的搶婚手段。他派一隊兵把歐陽小姐強搶了去，歐陽小姐不甘受辱，抵死不從，她竟被軍閥活活的打死。

李碎玉驟然聽說菊花削髮為尼，遁入空門，宛如晴天霹靂。菊花的自我犧牲使他猛省，即使是中國的女性也有純真偉大的愛情。他發狂也似的要去把菊花找回來交還母舅。

他終於在一座尼庵門前，發現了菊花的情影。李碎玉快步追了上去，歡激的喊：

「菊花！菊花！」

菊花聽見了李碎玉的喊聲，也看到了快步追上來的李碎玉，縱使她內心也曾怦怦的動，尤其是看到了他那份急切與狂喜的表情。然而她的反應却是經過千思百想，早已決定了的，既然要成全他和歐陽小姐，自己都已經剃去了三千煩惱青絲，那就決不能跟李碎玉再見面。所以她急忙抽身，走進尼庵，讓李碎玉在門外，聽他一聲聲的發出淒呼：

「菊花，菊花！」

門外的李碎玉，還在聲淚俱下的喊着：

「菊花，菊花！」

一陣刺激動情，菊花漣漣的流下了眼淚。

菊花忽然現身。李碎玉說：「菊花，你還懷疑嗎？我的心交給你了吧！如今我沒有了心，叫我怎麼活呢？」

「菊花，菊花……」

門廊後，和佛殿相間的那一座花園，正在花園裏整理枝葉的一位老尼姑，聽見了李碎玉的喊叫，夾雜着菊花嚶嚶啜泣的聲音。她唇間漾起了一抹苦笑，一面忙於自己手頭的工作，一面頭也不抬的，幽幽的說：

「既然哭，就回家去吧。」

菊花使勁的搖着頭，高聲的答道：

「不，我已經出了家，我沒有家了。」

「菊花，聽我的話，」老尼姑一聲長歎的道：

「我是過來人，我經歷過為愛情而出家的苦楚。」

老尼姑還在平靜自然的往下說：

「許久許久以前，我為情而苦，恨不能一了

百了，死了也罷。」

菊花深心感動的喊了聲：

「師父！」

「菊花，菊花呀！……」

愛情悲劇鬱鬱而終

菊花的師父，多年以前的一位情場失意者，

娓娓不絕的繼續說着：

「後來，我大澈大悟，為什麼不皈依三寶，削去三千煩惱青絲，做個方外之人。青燈古佛，心如止水，也好修個正果呢？」

「那時候，我也跟你有一樣的想法，」她像是在講別人的故事：「佛曰：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？』犧牲自己，成全他們。人們說女人心胸狹窄，我就偏要表示得偉大一點。然而，我怎知道，這門一口氣，求個心之所安，畢竟是只能維持於一時的。」

菊花走向她師傅的身邊，揩去了眼淚說：

「師父，我還不知道您也是……」

打斷了她的話，老尼姑不勝低徊的說道：

「懷着這種犧牲決心，剛到這座庵裏的頭一年，倒還好。往事，不再去想它了。誠心誠意的，早晚兩課，誦經禮佛。然而，兩三個月以後，我就漸漸的感到這種日子實在單調無聊。這也難怪，菊花，」老尼姑語音親切溫謐：「我剛來這座庵裏的時候，也跟你一樣，是個二十來歲的姑娘。」

「有一天，」老尼姑面帶苦笑，追憶的說：「就在這個園子裏，好像就是我在蹲身的地方

。我瞧見了有兩隻麻雀，相親相愛，卿卿我我。我當時看到便是心中怦然一動。那一天也不知道注視了牠們多久。第二天我忍不住的又來看，果然那兩隻麻雀又來了，仍還是跟昨日一樣，兩隻配對。我彷彿已能體味得出牠們心裏的滋味和感受。就在那一刹那，我動了凡心。」

「師父！」

「虧好，我佛慈悲，發我猛省，」老尼姑望一眼菊花說：「只懊惱了半天一夜，我畢竟還能想到必須克制凡心。」老尼姑站起身來，向那座位木扶疏、羣芳爭妍的花園，指指點點的說道：「我開始做苦工，胼手胝足，在這一大片荒地上蒔花植木，慘淡經營，使它成爲一座美麗的庭院。菊花，這兒的一草一木一丘一壑，都是我用手長年累月培植成的，你可以想像得到，那需要多麼長久的時間，多麼堅韌的耐力。」

菊花低下頭去，一臉虔敬的說：

「我知道，師父。」

尼姑庵外和尼姑庵裏，由一扇大門分隔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。看來，菊花已經決心爲愛情犧牲到底，她將步上老尼姑的後塵，將往事埋葬。李碎玉傷心欲絕，深鉅的打擊使他成爲瘋癲，他的眼前浮現許多幻象，包括血肉模糊的歐陽小姐在向牠顯靈。他最後的結局，竟是鬱鬱以終。

「李碎玉」的公演，相當吸引西方觀衆的興趣，因此歐西人士一致公認，這是一次很成功的演出。我國歷史最悠久的上海申報名記者戈公振，曾經從瑞士日內瓦遠道前來布魯塞爾參觀，他寫了一篇將近一千字的通訊稿，刊登於民國十六

年四月二十日的申報上，標題赫然是「中國文藝家謝壽康在歐之榮譽」。

幾乎所有的布魯塞爾各報，對於「李碎玉」一劇都有長篇累牘的批評。例如布魯塞爾夜報說：「李碎玉一劇有兩大特點，其一是對中國實況的描寫，使我們有親身經歷，親眼目擊的感覺。其二是表現中國新舊思想的衝突，非常突出。」該報又肯定的下論斷，有云：「今年所演出的各劇，以『李碎玉』最使人流連。」

北京的「最後新聞」則謂：「李碎玉一劇情節極爲簡潔，但卻深刻的令人感動。」此外「獨立報」說：「李碎玉係以最簡潔的方法，寫出天真爛漫之情，可見中國人心中之反射。」北京日報說中國人用歐西作家的筆法創作「李碎玉」一劇，收到如此哀艷感人的效果，確實是難能可貴的。還有「二十世紀報」也說李碎玉一劇係以歐西的方式，抒寫中國人的思想，適足以表現中國的新精神。該報還溢美的道：「謝壽康君所著的『李碎玉』，和法國文豪范雷氏(Farreve)的『戰鬥』所以描寫日本人者，頗有異曲同工之妙。」再如「國民報」的評論是：「李碎玉一劇極有趣味，可見中國新舊思想之不能相容。」又如「人民報」說：「李碎玉劇中所見中國軍閥的橫暴，令人憤慨。然而全劇的情節和詞藻，却非常富有詩意。」

委刊廣告及訂閱中外雜誌
請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